

欣力 著

联合国里的故事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国里的故事/欣力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704-4

I. 联… II. 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784 号

联合国里的故事

作者: 欣 力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65 千

印张: 9

插页: 4

印数: 001-5000

版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04-4/I·1692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19××年9月。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磋商会议室外挤满了各国报社、通讯社的记者和他们沉重的摄影器材。十几架摄影机同时对准了通向会议室的走廊，摄影灯炫目的光束将这条十几米的窄窄通道照得雪亮。

与此同时，纽约市东部的罗斯福高速公路上，车流如潮。

联合国口译员卢晓天的右脚在油门和刹车之间不停地来回摆动着。黑色“尼桑”仿佛一条游水的鱼在飞速流动的车流里钻来钻去。收音机里，1010WINS(大纽约地区新闻频道)今晨第无数次播出着同一条新闻。

“两天前爆发的非洲G国部族冲突正在进一步恶

化。在今天凌晨发生的军事政变中，以拉卜族为主的现任政府已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布勒族的军人政府。据报道：数千人已丧生。G 国首都枪声不绝，形势完全失去控制。大批 G 国难民开始逃往邻国……”

手表的指针已指向差五分 10 点！当右脚再度踏上油门的时候，卢晓天的心里恍然生出一种幻觉——黑色“尼桑”腾空而起，大路朝天。那望不到头的车流好像被一只巨掌抽走的铁链，在他的身旁飞光掠影般向后退去……

很多年了，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

东河的鳞鳞波光在他的左侧时隐时现。

前方巨大的路标上终于出现了“49ST. UN”的字样。

“尼桑”的尾部亮起了右转灯，车子随即驶上辅道，向联合国地下车库飞驰而去。

刺耳的急刹车声引得两个联合国警察互相递了个眼色。

“哪个单位的？”斯拉夫脸型的高个儿警察满脸肃杀。

“口译处，参加安理会紧急会议。”卢晓天耐着性子，将出入证递了过去，踩在刹车闸上的右脚随时准备踏上油门。

警察丝毫没为卢晓天的“紧急”所动，面无表情地查看着身份证。

“请打开汽车后盖!”警察朝车座上的卢晓天扫了一眼,那目光颇似手术台前的外科医生,敏锐冷峻。

卢晓天认命地往椅背上靠去,这下非迟到不可了!

眼下,第××届联大刚刚开幕,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云集联合国,安全检查自然特别严格。这还不算,就在两天前,当安理会就如何平息G国暴乱开始紧急磋商的时候,某非洲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发出了炸平联合国总部的威胁。这两天,大楼前后布岗森严,所有进入车库的车辆都要经警犬检查之后方可通过。这个时候开车能有什么好?后镜里,一只小豹子似的德国警犬正跃入他的汽车后备箱。

安理会磋商会议室内,本月主席,那个有着一头软塌塌的浅棕色卷毛儿,目光却犀利如鹰的W国大使正举起手中的小锤。

卢晓天满脸是汗地跨进同传厢。其他两位同事已头戴耳机,坐在各自的话筒前。他迅速戴上耳机,立刻听到W国大使口音浓重的英语。

“我宣布:安理会磋商会议现在开会!今天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G国的局势。美国有线电视的最新报道我想诸位大使一定看到了。局势恶化的程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再不能拖延不决了!”

卢晓天明显地感到 W 国大使在措辞上的变化——比昨天强硬多了。W 国在 G 国问题上绝对的出兵派，主张联合国立即派遣“蓝盔部队”平息冲突。昨天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出兵的决议草案就是他带着几个国家起草的。G 国局势急转直下无疑给出兵派的立场增添了砝码。

新上任的 A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醒正坐在卢晓天的对面。

安理会磋商会议室是所有会议室中最小的一个。同传厢和会场之间只有几步之遥。透过那面一尘不染的好像不存在似的大玻璃窗，卢晓天看见苏醒抬起头来，眉头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

“下面请大家自由发言！”W 国大使的那双鹰眼正透过薄薄的眼镜片扫视全场，最后落在苏醒的身上。四面射来的目光好似辐射波，带着不同的温度和强度将他团团围住。

众所周知，A 国对联合国出兵持谨慎态度。作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A 国的一票举足轻重。

苏醒没动。

这样的场合在联合国众多的会议中并不多见，紧张尖锐有时甚至火药味极浓。卢晓天感到自己的中枢神经正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这会儿的血液浓度一定比做“五委”（联合国第五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的

扯皮会时高得多。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苏醒——花白的头发几乎可以说是浓密的，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挺直的鼻子，上唇极薄的嘴唇紧闭着。这个几年前他在外交部国际司的老上级在等什么呢？

“主席先生，”出兵决议草案提案国之一的 T 国大使耐不住性子了。

T 国大使很瘦，秃顶，细眯的小眼睛深陷下去。长期的户外活动使他的皮肤呈浅棕色，让人一下子很难判断出他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

“昨天晚上，我国和决议的其它几个共同提案国在参考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原决议案文作了修改。想必大家已经都拿到了最新的案文。”他继而提高了声音，“G 国的局势危在旦夕，每分钟都在死人！联合国尽早出动蓝盔部队，恢复 G 国和平及合法政府已是刻不容缓！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咬文嚼字了！如果对决议没有重大反对意见，我建议：尽快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表决通过！”

显然，这番话是朝 A 国和其它几个持保留态度的国家来的。苏醒依然保持着几分钟前的姿势，没动。看来，他就是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几个安理会成员国的大使陆续发言，有的对决议表示支持，有的仍有顾虑。

苏醒举起了拿着铅笔的右手。卢晓天立即打开自己面前的话筒，血液浓度再次升高！

耳机里传来苏醒低沉的声音。

“主席先生，刚送来的这个修改过的案文，我粗略地看了一遍。初步的印象是提案国并没有认真考虑我国昨天的意见。我们和大家一样，对 G 国局势的恶化极为关注。A 国赞成联合国采取适当行动帮助 G 国人民，问题是以什么方式。”

苏醒一上来就抛开了原来的发言稿。这段话显然是为回敬 T 国大使而临时加上去的。卢晓天对着话简译出英文，与此同时，英译文又被其它几个语文厢转译成法、西、俄和阿拉伯语。

“众所周知，G 国的部族冲突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简单地对其中的一派动武并不能消除这种根源，反而会置联合国于困难的境地。在两族武装冲突仍在继续的情况下，联合国尤其要慎重地选择介入方式。任何偏袒一方的言行不仅会严重损害联合国的中立形象和调解的努力，还会直接威胁到蓝盔部队的安全。因此，是不明智的。我们希望：提案国能认真考虑我国和其它几国的意见，对决议做出必要的修改，以尽早使它获得通过！”

苏醒一停，T 国大使马上接了上来。

“这么说，贵国是反对联合国出兵，恢复 G 国被推翻的合法政府了？”

“问题是联合国出兵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地确保以后的政府不被重新推翻。就算可以，为此需要投入多少兵力？

一万、三万，还是五万十万？蓝盔部队撤走后战火重起又怎么办？”苏醒停住了话，右手下意识地转动着一支黑色钢笔。

卢晓天认出了那支笔，一支黑色派克金笔。他于是看见了一间屋子，早上的阳光穿过北京朝内小街洒在屋里的大写字台上，一头青牛从桌上的砚台里满身墨汁地伸出头来……

那儿是几年前苏醒的办公室。

卢晓天想起那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苏醒正在找这支笔。沙发歪着，茶几斜着，办公桌后面的靠背椅在屋子正中堂而皇之地摆着架子。苏醒站在一堆乱糟糟的家具里茫然若失，见了卢晓天就叫：小卢，看见我的笔了么？黑的派克笔！

卢晓天帮他找笔，一边想，这支笔准有来头。当手指在沙发坐垫的缝隙间触到那冰凉光滑的笔杆的时候，他回头看见苏醒坐在那儿——屋子中央的靠背椅上，双手无聊地在膝盖上摊着，眼睛望着窗外，那目光竟有些黯然神伤。卢晓天说找到了，在这儿。苏醒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脸上的惊喜像个孩子。他叫着，小卢你帮了我的大忙！然后握着那支笔问，找我有事么？一瞬间，他又成了原来的苏醒，好像一笔在握，全身的活力都回来了。卢晓天未及多想，那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另一件事上。

卢晓天说，联合国纽约总部口译处要人，干部司想派我去。苏醒哦了一声，把靠背椅推到桌子后面说：坐吧。他们面对面地坐下。卢晓天等苏醒说话，可苏醒并不开口，黑色派克笔在他的手中不停地变换着位置，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

“想好了？”苏醒炯炯地盯住卢晓天，手里的笔不动了。“想好了就好。”他缓缓地点点头，把钢笔放下。又是短暂的沉默。卢晓天隐约感到了什么，说不清的。阳光从苏醒背后的窗子里照进来，使他的脸处在逆光之中。

“你知道，我本来是可以当个机械工程师的。”苏醒先开了口。那支钢笔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也许已经建了多少座厂房，修了多少条铁路。这就是选择。人生这样的选择不多，但决定你一辈子。关键是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苏醒和卢晓天对视了一会儿，一秒也许两秒，极短的一瞬。苏醒的脸在逆光中微微发暗。卢晓天愣了一下，可没让自己想下去，或者说，实在顾不上想下去。告辞的时候，苏醒把他送到门口。这个举动让卢晓天觉得意外，回头看苏醒，逆光中完全看不清他的眼神。

.....

现在他们几乎又是面对面地坐着，只是比过去的距离远得多。卢晓天看见苏醒的白发。他已经有这么多白头发了，他想。在梦里，在那个苏醒眼盯着他说：“关键是搞

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那个怪诞而不连贯的梦里，他的头发是黑的，没有一丝白发，而他的脸也始终处在逆光之中。时间在记忆中凝固了，能够让时间凝固的也只有记忆。

我所拥有的是我想要的么？卢晓天又一次问自己。没有答案。那么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耳机里，苏醒略微提高了声音。“简单地说，外科手术是治愈不了慢性病的。我们有句话，叫做对症下药。蓝盔部队要保护难民的生命安全，联合国要参与冲突的政治解决，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两个部族同联合国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激化矛盾的做法只会加大蓝盔部队的危险和困难，并使联合国在解决G国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因此，是不明智的。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尽最大力量减少G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才是当务之急。您说呢，大使阁下？”

“一点不错！”没等T国大使说话，主席已出来打圆场了。“苏大使所说极是。在坐的诸位恐怕没有人会因为患糖尿病去找医生开刀的。”会场上爆出一阵哄笑，显得有些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多了。

会议陷入短暂冷场。

主席回头与坐在后面的高级助手交头接耳了几句。

“苏大使，我能否问一下，贵国现在对该决议有无具体修改意见？”主席问。

“我们主张：蓝盔部队在现阶段的使命应当完全是人道主义性质的，即协助国际上的救援机构向 G 国难民提供救济物品并保护救济人员及 G 国难民的人身安全。为此我们建议：删除决议执行部分中关于恢复原政府的第二段，只保留向两部族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立促双方停火谈判以及与人道主义使命有关的段落。”

苏醒结束了发言，嘴角流露出一丝似有若无的微笑。

这表情卢晓天熟悉极了。他又一次强烈地感到那个距离——苏醒，和这个纷乱的世界，这个汇集了一切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室，甚至和他自己的外交使命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之微妙卢晓天形容不出，但他早就发现，苏醒面对事变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清醒似乎正来自于此。仿佛他既是河里的游泳者，又是岸上的观望者。这种几乎不可能的双重身份使他常常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

几个国家的大使出来表示同意 A 国对案文的修改意见。

主席手中的小锤在桌上敲响，“下午 3 点，安理会继续就决议草案进行磋商！”

苏醒朝同传厢望过去，微笑着举起右手。

他听出了我的声音！一种奇怪的感觉袭上卢晓天的心头，说不清是什么。假如当初不离开他呢？生活将会怎样？他突然这么想。

这已经是个问过无数次的问题了。最近，他常常陷入

一种“假如当初不那样”的假设之中，并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设想出一系列的“现在就会如何如何”。比如今天早上接了艾悦来自巴黎的电话后，他一路上就想：假如我当初不来联合国呢？假如我现在仍在国内满心期待着她毕业回国团聚呢？那样的话，她还会不会跟巴黎交响乐团签这个五年的合同而置我于不顾呢？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音乐是她的生命，我只是她的丈夫。生命只有一次，丈夫却可以再找。

“晓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是她激动得发抖的声音。“五年的合同对一个外国人是没先例的呀！喂，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她几乎哽咽住。

他想说我知道这有多不容易，让法国人欣赏绝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个几乎陷进自恋狂的民族。可他什么也说不出。一个人知道该说什么却说不出是件很难过的事，它使你想逃跑，逃出这个让你觉得非怎么样又不想怎么样的处境。比如，那个时候的他就想扔掉话筒跑掉。当然，他没这么做，因为他知道不能这么做。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

问题是他知道。

他不明白自己干嘛不能做得潇洒一点，祝贺她的成功。可是然后呢？再告诉她：其实我一点也不为你的成功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再过五年孤家寡人的日子？或者可

以很动情地说：艾悦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多想你么？我们怎么能再分开五年？可他觉得这样说很肉麻。并不是他不爱她不想她，而是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大高尚的目的——他们的团聚以她放弃巴黎为前提。连他自己也不能说这样的爱情是高尚的。同样的话，由于目的的不纯洁而从热烈变得肉麻。他说不出口。于是，就哑在话筒这一头。他能想象她的失望。一个如此巨大的成功居然无法从丈夫口中换来一声祝贺。他知道此时自己在她眼里是多么地自私，没心肝，麻木不仁，令人痛恨！

“你能到巴黎来么？”这句话她两年前就问过，被他稀里糊涂地抵挡过去之后便再没提起。眼下，她听上去更是可怜巴巴的，可怜巴巴得以至于他无法直截了当地说不。

问题是他现在不是一个在家乡等待着她的心上人，像那些忧伤的情歌里唱的。于是她开始从新合同带来的兴奋和对他的疯狂的思念中醒来，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我放弃我的，到纽约加入你？而你就不能放弃你的，到巴黎来加入我？

于是他们争执不下，于是他说他得上班了，安理会紧急会议不能迟到。你看新闻了么？G国发生政变了。她说：G国政变现在是你心里的头等大事，啊？他没说话，感觉到气氛已经完全不对头。她又说：我知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算了，不说了。这最后三个字颤巍巍的，让他想

起薄冰在脚下发出的呻吟。

卢晓天惊异于他们共同的感觉，她觉得他没把她放在首位，他也觉得她没把他放在首位。可其实是怎么一回事呢？生活中面临太多的取舍，他们好像有点顾此失彼的味道。

“我真的得走了，晚上再给你打电话。”他说。

“你找不到我了。明天乐团开始巡回演出。”她说。他这才想起时差，他的今晚将是她的明天早上。

“那就回来再说。今天的会特别……”

“你的一切都重要！”她打断他，“我呢？！”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尖厉，颤抖着，紧接着，耳机里传来抽泣声……

这就是他迟到的原因——一个长长的不欢而散的越洋电话。

玻璃窗对面的会场上早已空无一人。主席宣布散会的小锤一落，人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被风吹得无影无踪，好像人人都忙着赶着去另一个地方做一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相当重要的事。

同传厢的门被猛地推开，把卢晓天从这些怪诞的无法与人共享的思想中惊醒，胖子陈薪笑咪咪地走进来。

“大过节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发愁啊？”

陈薪是永远的乐天派。他的快乐来自于先见之明。早

在北外英语系，一个宿舍四条光棍，熄灯之后畅谈爱情理想的时候，他的择偶标准就已经极为具体明确。那时，卢晓天曾有过一个自认为颇具创造性的设想：以陈薪的标准做成一个圈儿，就是马戏团的小狗跳的那种圈儿，往姑娘们身上一套，谁能钻进去就娶谁。可惜，科技发展永远赶不上人的梦想，他不无遗憾地说。

陈薪对他的揶揄并不恼火。别土了，他说，你这想法多少年前就有了。灰姑娘的水晶鞋嘛！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水晶鞋，只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

毕业以后，陈薪果真是按图索骥似的找到了心上人，一个比他小三岁，英语系毕业，白皮肤大眼睛，性格温柔，和他一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子。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生活幸福美满。

事实越来越证明陈薪是对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水晶鞋，只不过自己常常看不清楚。在学校的时候，卢晓天曾把陈薪归为实用主义一类，就是那种想象力不太丰富，做事永远为了一个极端实际的目的的人。可最近他倒是越来越有点羡慕陈薪了——一个能看清自己本心愿望的人在生活中必定不会犯太大错误，也必定是快乐的。他羡慕的正是陈薪的快乐。

陈薪说，今天是联合国周年大庆文艺会演，凑凑热闹去！下一个十年我们还不知在哪儿呢？

联大会场的讲台上，六个棕色皮肤的拉美姑娘正在表演“拉美草裙舞”，穿着草裙的臀部抖动得好似中国狮子舞里的狮子头！一曲舞罢，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身穿黑色晚礼服的主持人走上台来。

“大家都看见了，今天我们的演出团里只有六位姑娘，她们优美的舞姿令人倾倒。可她们没人愿意跟我跳舞，因为嫌我这身打扮太老派了。所以，我想冒昧地请台下的一位女士与我共舞。我能跳很好的探戈，不信，你可以试试！”

台下传来女人们的笑声。主持人举起一只白色花环。

“你们都想跟我跳，是不是？”又是一阵笑声。“这只花环落在谁身上就请她上来，好吗？当然，如果那是位男士，我只能重扔一次。”一个大嗓门女人大声讲了一句西班牙语，又引起一阵哄笑。卢晓天回头一看，正是西班牙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女参赞。

白色花环飞向人群，落在前排的那位女士身上。

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一个黑发女郎手持花环站了起来。人们鼓起掌来。只见她黑发优雅地盘在脑后，上身是一件浅鹅黄色绸衬衣，下摆束在一条黑色长裙内。裙子极其合身，勾勒出她身材优美的曲线。主持人走到小木梯处，伸手把她带到舞台中央。

她转过身来……

“哎哟！”陈薪叫了起来，“这不是楚为灵么？”